

揭開面紗

聯合文藝叢書
獨幕話劇
史超作



重慶聯合圖書出版社印行

人物

李棟(棟)——某電力廠之總工程師

李瑩(瑩)——他的女兒

李林(林)——他的弟弟，電力廠的廠長

單立勳(勳)——電力廠的高級職員

瑞芳(芳)——單妻，電力廠的技術員

時間

一九五〇年，十二月二日，這是個星期六，時間已近黃昏。

地點

某地電力廠總工程師住宅的書室，一看而知是一間日本式的建築，低低的天花板與木製的壁櫥，四壁被天藍色的牆粉刷過，顯得分外潔靜，靠後牆有兩個挨得很近的窗戶，可以看見窗外高大的機器房與煙囪，窗戶下放着一張日本式的油漆得

幕啓

很漂亮的大書桌，壁櫥內放滿了書，另外還有幾個書架子，也放滿了書，其它尚有沙發，茶桌與一些畫像將這間房子佈置起來，其中以美國摩天大廈的照片最爲顯著，左前側有一門通外。

總工程師李棟正在聚精會神的設計發電機恢復，不時的將案頭擺着的幾本洋裝的書翻一翻，有時抬頭看看美國摩天大廈的照片。李棟是一個五十歲的中等身材的人，長得非常結實，精力飽滿，有着一副嚴峻的面孔。

約三分鐘後，外門開了，一個年在十八歲左右漂亮的女孩子進，她的名字叫做李瑩，她拿着在大街遊行時所用的畫框，畫框上釘着一幅漫畫，當她進來後，看到李棟正在聚精會神的伏在桌上，她悄悄的把門帶上，將畫框放到一邊，然後走近李棟。

瑩（輕聲地）爸爸，您現在還在工作嗎？

棟（看見李瑩，把手上拿的儀器迅速的放下，親熱的走過，去摸着李瑩的頭髮）從學

校裏回來啦！今天又是星期六了？

瑩 您沒翻日曆嗎？（走至桌邊看桌上擺着的日曆）十一月二十五日，這還是上個星期

日的。（對李棟）您從來一天都沒忘記過，怎麼六天沒有翻它了？

棟（親切的笑）是的，最近以來，不但是翻日曆，就是我幾年所養成的習慣，全都亂了。

瑩 你想起了媽媽？

棟 過去是經常的想起的，但最近一個星期我沒爲這個花去一秒鐘。

瑩 是朝鮮的戰爭使您不安嗎？

棟 雖然我會經關心過，但到底那是軍事家政治家的事，我是一個科學家，是這個電力站的總工程師。

瑩 那你是爲了……（想）

棟（把李瑩扶到窗口，指着窗外高大的煙囪）爲了它！這三個煙囪因爲戰爭的破壞，已經一年多沒冒過煙了，前幾個月，我修復好了一個，你看它現在正在冒着濃煙，

大約一星期後，另一個也會冒出煙來，那時可能送出二千基羅瓦特的電去，現在我正設計修復第三個，如果修好了，將會增加三千基羅瓦特的電。

瑩（高興地）真的嗎？四周的工廠能得到足夠電力的供給，就可以增加生產了，不過，您太辛苦了！

棟的確絞掉了不少腦汁，因為要考慮到現有的材料與技術條件，假如是在美國的話，只要兩天，發動機就可以轉起來。（指摩天大樓的照片）比如這座摩天樓，只有美國人能建築得起來，而我們（搖頭）頂好想也不用去想它。

瑩爸爸，摩天大樓您已經談過不止一百次了，福特汽車廠，煤油大王，鋼鐵大王，您也談的太多了，我不喜歡再聽。

棟你從前是很喜歡聽的，最近一年，特別是這半年以來，你總是反對我的。

瑩爸爸，我不是反對您，我很愛您，我只是反對您的思想。

棟什麼思想？

瑩（終於沒說出來）沒有什麼！您該工作了，以後再談吧！

練 青年人應該坦直！

瑩 您有一點奴隸思想！

練 (笑了) 美國的民主、科學無論誰也不能把它從我的腦中反對掉的。(看錶) 我現在把這最後的一點計算完。我們再談。你這個星期又得到什麼新聞呀？一會給你這個頑固腦袋的爸爸上一課。(又親暱的向李瑩笑了一笑)

瑩 我不打攪您了，我希望一個星期後就能聽見馬達響。(把李練剛才坐的椅子扶正) 天快黑了，我給您開開燈。(把桌上的台燈擦亮) 工廠裏請我畫四張漫畫，這張畫的不太好，我要修改一下。(走到畫的跟前) 我在這妨礙您的工作不？

練 我喜歡你在我面前陪着我一塊工作，你安心畫吧，工作完了，我們痛快的玩一下，我還給你買了幾枝畫筆和一套顏料，一會送給你。

瑩 您工作吧，不用管我了。

(李練又開始聚精會神的工作)

(李瑩拿出了水彩用品，開始進行修改工作，由於燈光不亮，她把頂燈打開了)

(頂燈打開後，漫畫完全可以被人看清，美帝國主義侵玉朝鮮，屠殺朝鮮人民，希特勒的陰影在一旁鼓掌稱讚)

(李瑩改了幾下，仍然感到不夠，她輕輕的走到李棟的旁邊)

瑩 我又打攪您，您有杜魯門的照片嗎？

棟 (不在意地) 在我照片簿裏面，你去拿吧！

(李瑩走出)

(當李瑩剛走出門去，他忽然想起了什麼) 你要杜魯門的像做什麼？(把頭抬起來，見李瑩已經不在了，眼光落在漫畫上，然後走過去細看不以為然的搖起頭來，最後拿起了水彩筆飽飽的沾了顏色，準備塗抹)

(李瑩手持一個大型的裝裱得相當漂亮的照片本子進)

瑩 (見李棟手持筆) 您也想畫畫？

棟 不，你畫錯了。

瑩 我還不知您還是個畫家呢！頂好您提出意見由我自己修改，不然我永遠都不能進

步，我們學校的教授法就是這樣的。

棟 畫的到很好，就是人畫的不對。

瑩（羞赧地）我才剛學一年，怎麼能畫得好，我知道杜魯門畫的不像，所以我才找他要杜魯門的照片。

棟 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說杜魯門不應該和希特勒畫在一起。

瑩 那為什麼？

棟 希特勒是法西斯，殺人的劊子手，破壞人類創造的科學成果，而美國是世界上民主的國家，保護科學與文明。

瑩 但是他派軍隊打到了朝鮮。

棟 不談這個問題吧，你的度哥前幾天從安東來信說得很對，從桌子裏拿出信來，他的思想和我完全一致，他說（讀）「我只知道熱愛科學，我崇拜技術，我獻身於我的事業中，至於有些人提出美國不民主，法西斯化，特別是美國毀滅科學，那是不公平的」。你知道得很清楚，他雖是個工程師，他是沒到過美國的。

璽 度哥受您的影響是很深的，而且過去的教育對他也有影響。

棟 但是他這個意見是對的！

璽 他這個意見也不對，美國人進入漢城殺了不知多少人，許多城市的工廠和醫院都轟炸壞了。

棟 那是宣傳！

璽 畫報上登了照片，我把他找出來，您就會相信了。（把她第一次進來時帶的幾本畫報拿過來翻找，找到後指給李棟看）這一羣人燒死的多慘呀！（又翻出一張）塗有紅十字的醫院都被炸成這樣了！爸爸，您記得，這和三年前您拿給我們看的畫報有什麼區別，不過現在已經不是希特勒在燒殺而是杜魯門了。

棟 提起畫報，我後悔去年我答應你學繪畫，在你媽媽沒死之前，我就立志等你大學畢業後，把你送到美國去留學，學一種專門的科學，像我一樣，能在那塊土壤上培養得開花結果，現在你這樣仇恨它，我的願望是無法達到了。

璽 爸爸，您不要難過，不是我故意的仇恨它，而是它逼着我讓我仇恨它。

棟 你年輕，腦子像一張白紙一樣，印上黑的就是黑的，印上紅的就是紅的，還不能分辨出是非，最好多問一些人，比如你的立勳伯伯，……

瑩 在日本人統治這個廠時，我就不喜歡他。

棟 那末……

瑩 我覺得二叔對我的幫助還大些，您頂好也多聽他一些話，他是您的弟弟，又是廠長，並且他在延安學習工作了這麼多年。

棟 （看錶）我要工作了，時間又讓它白溜跑了二十分鐘，可惜！

瑩 我再耽誤您一分鐘，我提出一個要求，我想您一定會答應的，我要參加志願隊到朝鮮去，學校裏已經有許多人報了名。

棟 （事出意外，沉痛地）什麼？

瑩 （見李棟很傷心，轉移話題）爸爸，您工作吧！現在先別去想它，要不然會使計算發生錯誤的。（扶李棟至椅子前，安置其坐下）

棟 參加志願隊到朝鮮去？

瑩 嘿！

棟 （站起）這一次我不能答應你的要求，我不能看着你走錯路，美國人沒惹我們，我們也不要惹他，我相信他也不會來惹我們的。

瑩 它的飛機已經轟炸過我們多少次了，隊伍也到了我們的邊境。

（單立腳進，有四十多歲，有一付扁短的面孔，因而他的鼻子，眼睛和嘴都擠在一起了，服裝整齊，而且經常的用手指去彈袖口或者前襟，似乎那裏有灰塵，然而那裏並沒有）

勳 晚安！我的工程師，晚安！李瑩，你們多愉快啊！你們準備怎麼過這個星期六？看電影去嗎？

瑩 請坐，立勳伯伯！

棟 你要和瑞芳去看電影嗎？

勳 我們倆個有一星期都沒談過話了，她是技術員又是工會委員，爲了修理你設計的發動機，有時夜裏都不回家甯願和機器睡覺，女人不能有一點成就，否則她就要鬧獨

立了。

棟 (笑起來) 美國留學生也反對起女人獨立來了。

動 是的，我非常尊重這個原則，但是那是建築在美國高度民主生活與物質文明基礎之上的，而在我們落後的中國根本辦不到，現在我好像生活在冰箱裏面，一點感受不到她給我的溫暖。

瑩 上個星期日，瑞芳伯母說，她從你身上找不到一絲真摯的感情。

動 女人都是要坦護女人的，這個星期你又學到了什麼新聞？說給我們聽聽。

棟 (插嘴) 畫了一幅莫明其妙的畫，把杜魯門和希特勒畫在一起。

動 (急忙地) 參觀參觀，一定畫得很好！(當他的視線找到了畫時，自動的就走過去，用心的在欣賞) 畫的很好呀！有這樣的聰明到有造就的地方去學習，那是很不得了的。

棟 我是想讓她到美國留學的，但是……

動 我不是和你談過幾次了，我非常鼓勵李瑩去！(對李瑩) 在美國可以充份發揮你的

天才，我和你爸爸在美國曾經受到過他們的尊敬，哈爾特，惠勒教授就非常喜歡你的爸爸，他是一個有名……

璽 我知道你下面又該說什麼了，他是一個有名的科學家，而且又是州的參議員，是不是？

動 聰明呀！要是能給自己前途找一個正確道路，那是多麼好呢！（稍停，轉話題）還是來欣賞你的那幅畫吧！

璽 請您批評！

動 線條、用色、構圖都很美，不管誰都不能否認的，但是我總覺得有點遺憾，但是我說不出……（做沉思考狀）啊！呵！……在這裏，杜魯門應該畫得大些，能够佔畫面的二分之一就好看了，朝鮮應該畫得小些，這樣就更美了。

璽 這不是誇大了敵人了嗎？

動 美術是要求美，其它問題無關緊要。我說那樣畫，也並不誇大美國，事實上從地圖上看，美國就比朝鮮要大，而朝鮮在物質文明上，更不能和美國做比，不客氣的說

朝鮮比美國要差二百年。

瑩 我不能同意您的說法。

勳 你生氣了！

瑩 怎麼會生氣，請您再說吧！

勳 希特勒應該畫得小小的，或者幾乎看不見。

瑩 我不懂！

勳 希特勒雖強，但和美國比，到底是小巫見大巫，你說不應該畫小點嗎？

瑩 那是美國人吹牛皮的，實際是個紙老虎。

棟 杜魯門和希特勒根本不能相提並論。

瑩 是可以的。

棟 絕對不能，除非事實告訴我是這樣的時候！但在那樣的熱愛民主與科學的國家內，

絕不會產生法西斯。

勳 對的！

瑩 在朝鮮……

棟 我已經說過了，不過你有你的自由，你願意怎樣就怎樣，你畫吧！

瑩 今天我不畫了，我去找二叔去玩。

棟 也好，你去吧！

瑩 爸爸，晚安！立勳伯伯，晚安！（欲下）

棟 （叫住）瑩兒，把畫筆和顏色給你。

瑩 現在我不要，留着做爸爸歡送我的禮物吧！晚安！（下）

勳 孩子不能太縱容了。

棟 我不願太約束她、哈爾特·惠勒教授的兒子要做警察局長，哈爾特·惠勒是極力贊助的，雖然科學與警察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。他可以這樣做，我想我的做法也是對的。哈爾特·惠勒教授給我的印象太深了，他的一切都是我所崇拜的。

勳 前幾天我轉給你哈爾特·惠勒的來信，你準備怎樣辦？

棟 關於這個事情……

動 我曉得，這樣大的一個電力站，你一個人把它全部的情況記錄下來，是很吃力的。

但是能够了解這個廠全部的人，只有你一個。我是不行的，否則我就代勞了。

棟 那到不是太爲難的事，我早已做好了，而且也寫了信；（拿一個盒子給立動看）

只是，我覺得把中國一個電力站的全部情況告訴美國人，這有關於國家的機密。

動 噢！——原來你想到這方面去了，這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。（稍停）他也給我來了一封信。

棟 哈爾特·惠勒給你的來信說了些什麼呢？

動 他聽說你在這裏當總工程師，他非常的高興，他說，這也是他的榮譽。

棟 謝謝他，他隨時還在想着我。

動 是的，他現在私人已經有了一個設備非常完備的試驗室，他說，如果你現在仍在美國，希望是美滿的。

棟 我渴望我能得到更淵博的知識，我非常高興能和他在一塊，他一定會給我無窮的幫助。

動 是的！是的！因此他要了解這個工廠詳細設備情形，我估計他是想給你一個可能的幫助。

棟 自然，哈爾特·惠勒教授是一個誠實謙遜有學問的人，絕不會有什麼惡意。

動 在美國時，你和我都是最熟悉他，他那個人除了主張正義，和「我的試驗室」「我的機器」以外，他什麼也不會想到的，說起來，是一個天真的大孩子。

棟 （看錶）現在已經七點了，我還想工作一下。

動 是的，我也應該走了，因為瑞芳，所以我才無聊的跑到這裏來，耽誤了你的時間。

棟 不，不是它（拿起設計的圖）的話，我願意和你談個通宵。

動 你應該注意你的身體，你看你的樣子多疲倦呀！我是不主張你這樣不顧休息一個勁的盤幹，你想，何必嘛？我們不要和那些工人去比。

棟 的確我很疲乏啦，但是，我太熟悉這些，只要說讓我和機器接觸，我甯願三天不吃飯，你想，這一年多我眼看著機器躺在這兒不轉動，我是多麼難過嗎？現在已經有了些材料，我為什麼放過它呢？